

話絲

期一十五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拆

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周作人

本年京報副刊的國慶特刊上我發表了一篇小文，名曰日本與中國，略說日本文化之研究于中國的學術文藝上有若何益處，併論及日本在中國的胡言的言行傷害國人的感情，足以妨害此種研究之發達。日文北京週報一八一號譯載此文，後附案語，以為我說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頗多浪人及順天時報言論荒謬均係誤解，不日將著論辯駁。我並未見駁文，不知北京週報記者根據些什麼來證明我的誤解，但我自信所說的都是我的確信，現在特再略加說明。

我說浪人並不指日本封建時代的那種流浪的武士，或是無職業的游民；我只指那些以北京為殖民地的橫行霸道的浪人，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間有沒有這樣的人，日本居留民自己當然比我們外人更為明白。我同他們絕少往來，不能詳細打聽，但聞前年在京研究的某博士說及，這樣的浪人便已有二三人。我自己也不是

沒有請教過，最近如五卅事件後北京鼓吹排斥英日，有一個店主對我的妻大吐酸，說居留民大部分都是退伍兵，倘若馮軍和學生有什麼舉動，便給他一個混戰，北京就要全滅。但是，這些近于狂易的話何必多引呢？我們固然不必真是逐字地相信這些浪人的話，因而引起無謂的怨恨，然而說聽了這此暴言反而增加對於日本的好感，我恐總是未必的吧。千人中有兩三個壞人，自然不能算「多」，倘若嚴格地從數字上計算，不過害羣之馬並不真在乎怎麼多，就只是兩三人我們覺得這已經夠了。

關於順天時報我總還是這樣想，牠是根本應該取消的東西，倘若日本對於中國有萬分之一的善意。我決不怪日本報紙發表什麼暴論，我們即使不以為應當，至少是可以原諒的，只要牠是用日文寫的；他們寫給自己的同胞去看，雖然是說著我們，我們可以大度地不管。但是如用了漢文在中國內地發行，那可是不行了，她明明是寫給我們看的了，報上又聲聲口

口很親熱地叫「吾國」，而其觀點則完全是日本人的。憑了利害截不相同或者竟是相反的外國人的標準，來批評指導中國的事情，自政治外交以至社會家庭，思想道德的問題，無不列，即使真是出于好意，我們已經感到十分「可感謝的為難」(Arigatai Meiwaku)，何況順天時報之流都是日本軍閥政府之機關，她無一不用了帝國的眼光，故意地來教化我們，使潛移默化以進于一德同風之域歟。日本的特別國情，我們充分地了解與尊重，但牠要掣到中國來布施給我們，我們斷乎不敢拜受。譬如溥儀出宮的事件，與日本沒有什麼關係，儘可不必多管，(論理，他們應該為中國賀，但這自然是空不過的空想罷了)，牠却大放厥辭，就是康有為辦的報恐怕也不過如此。北京的知識階級為了私闖去利用順天時報正報等固然是「喪心病狂」，那些每天拜讀這樣的謬論而視

本日期錄

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周作人
明天的運動	傅書邁
一席話	品青
鄉談	桑洛卿 豈明

若固然的看戶也可謂麻木不仁，就是我們容忍至今，不略示反對之意，此刻想來似乎也未免有點「昏愡」了。我們的反對原是很微弱的，未必能使不長進的國人反省而不閱，也不能希望現在的日本政府反省而停止；但明白的日本人一定會贊成我的反對，因為這實在也于日本有利的。

老實說，日本是我所愛的國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臘也是其一。我對於日本，如對於希臘一樣，沒有什麼研究，但我喜歡牠的所有東西。我愛牠的遊戲文學與俗曲，浮世繪，瓷銅漆器，四張半席子的書房，小袖與駒履，——就是飲食，我也並不一定偏袒公認爲世界第一的中國菜，却愛牛魚與清湯。是的，我能夠在日本的任何處安住，其安閑決不下于在中國。但我終是中國人。中國的東西我也有許多是喜歡的，中國的文化也有許多于我是親密而捨不得的。或者我無意地采集兩方面相近的分子而混和保存起來，但固執地不可通融地是中國的也未始沒有；這個便使我有時不得不離開了日本的國道而走自己的路。這即是三上博士所說幸虧日本沒有學去的那個傳統的革命思想。因爲這個緣故，無論我怎樣愛好日本，我的意見與日本的普通人總有極大的隔閡，而且對於他們的有些言動不能不感到一種憤恨。憤的是因爲牠傷了我爲中國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爲牠動了我對於日本的憧憬。我還未爲此而破

壞了我的夢，但我不能什麼超越的賢人，實在不能無所恨惜。我知道這是沒法的，世上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只有喜悅而無恨惜；所以我也不再有什麼怨尤，只是這樣的做下去；可愛的就愛，可恨的就恨；似乎親日，似乎排日，都無不可，而且這或者正是唯一可行之道。

中國人了解日本，以爲日本文化無研究之價值，日本語三個月可以精通，這種淺薄認悞的意見實有改正的必要。但我們固然不當以國際的舊怨而輕蔑日本的文化，却也不能因耽賞牠的藝術而容忍其他無禮的言動。在我們平凡的人，只能以直報怨地分別對付，或者這也是一種以德報德的辦法；我們珍惜日本文化，爲感謝牠給予我們的愉悅，保存牠在中國的光榮，我們不僅讚歎隨喜，還不得不排除那些將污損她的東西，反對在中國的日本浪人以及順天時報一流的國際的「黃色新聞」。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明天的運動

傅書邁

什麼是明天的運動？明天我們應該向什麼地方走？諸君，仔細想想才對。那麼，應當知道道藝術是我們唯一的目標！所謂科學流的文化，諸君，我們已經太疲倦了；我們不是應該向山水明麗的地方散步？諸君，我們一同走罷！我們的生活不可不是生的生活，在死灰枯骨裏面我們爲什麼應該斷送一生？我們不可不

工作，我們不可不生！爲着工作犧牲我的生可是不合理嗎？積極講，我們是爲着生而工作的，斷不是爲着工作而生的！那麼應該知道藝術多少重要！或者有人說藝術不過是遊藝，文化補助品，不是什麼大事正事；我們只可以在餘暇擊他消遣，爲他犧牲我們的工作是不可的。這種人未必知道他自己；自己的存在究竟是怎麼一會事，他未必能了解。他必模糊的說他是爲工作奮鬥而生；那麼，他的身體不是自己的了。他的飯不是爲着自己吃，不過是爲上帝盡義務。所以他一時惱了，檢直把飯往別人胃口裏亂築。諸君，這種奴隸是不是可憐？他如果想爲他自己吃飯，他應該知道不是亂築，不可不仔細嘗識飯的妙味。那麼，他應該知道怎麼的去調理他自己的飲食，斷不是混弄的了。諸君，我們如果想爲我們自己過生的生活，我們應該怎麼的精細巧妙調理我們情緒的妙味！這就是藝術的使命；所以我們的運動，明天的運動，不可不是藝術的運動！我相信唯有藝術才能給我們的生，才能喚醒人們存在的自覺！沒有存在的自覺的人，可以說是行尸走肉，奴隸機械罷了。我們要給這些行尸走肉的魂，只有把他們搬進藝術的宮殿裏去。

我也不說科學宗教是應該緩的，現在世界的潮流却確實被科學一流的文化弄得什麼也滅絕了！我並不說科學可以不要，現在人們的生活却確是物質太重了。確是只知道往別人

裏築飯，不知道自己調理自己的飲食。所以現在的文明是一種畸形的發育，事實上的不具。我們要矯正這個不具的現象，非由藝術推揚人們情緒界的妙味不可。試想我們人們所以和傍的動物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人們對於智情意有同等的熱求？我們的歷史是不是我們祖先對於這三方面的熱求的紀念碑？我們所以有具體生動的自然，確實是由於我們知情意同時的動作。那麼現在物質過重的潮流是不是會弄得人類全體破滅？

我們因為生所以工作，因為工作奪去我們的餘裕情味，可是對的嗎？乾燥悲慘工人的生活可是我們的理想？大家都應該乾燥嗎？那麼怎麼回復我們的餘裕，醇化我們的情味是不是今後人們的大問題？

藝術不是今日才有，我所說的運動在今天已經似乎不合時宜了。不對的，我所說的完全是我們明天不可不有的，內容上完全和以前的不同。我們不可不總計我們祖先的財產，同時不可不用我們的器械，按着我們自己的計畫建築我們的宮殿。我們不可不脫却一切的束縛，具象的客觀的表寫我們複雜變幻神秘的情味！反對講，哲學派的乾燥無味的主觀的敘述不能成爲藝術。所以我們的藝術不可不營造在對象內在的客觀性上。爲什麼？因為我們藝術上所熱求的美確是對象內在的一種神妙的勢力。我們受這種勢力的衝動彈擊我們的心弦，所以才

能發出偉大壯麗的音律；由這種音律的演奏，我們才能編成我們的曲譜。所以傍人讀我們的曲譜，同時可以聽着那自然的音律，同樣感受那種內在的勢力；所以精神上不能不立刻生出極大的變化，立刻得着突擊前進的勇氣，同時也能嘗識我們所嘗贊的妙味。那麼我們所謂的藝術同以前的藝術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在那呢？要解決這個問題非詳論古今東西一切藝術的作品不可，斷不是小小的論文所能詳述。由概括

的結果說，以前的藝術太受形式的束縛，斷無從表寫我們複雜滂沱的心情神味。由這點講，繪畫上我深贊成未來派的非形體論——形體解放論；音樂上我深同情日本作曲家，久志卓真氏；我所最敬愛的友人——的無小節無伴奏主義；同樣我自己對於文藝極力主張廢除小說詩劇歌辭散文的區別，音律體裁的束縛，純由對象內在的客觀性的勢力衝動我們深秘神妙的情味，本能的狂的夢的描寫我們心的內容，創作我們神的作品。進一步講我們的作品不可不具神的，不可不超越一切人爲的界限，束縛，和理智的命令；同時我們也不可不講求深遠幽秘的香味。

今人也有許多創作他們的新詩，大多數不能成功，唯一的原因，就是對於藝術的見解不清，未曾講求自己固有的香味，所以是死的。偉大的作品所以有勾引觀者讀者聽者心魂的魔力的緣故確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有一種神妙的香味。

味。因這點有許多失却他們前進的勇氣，翻成復古的風潮。藝術失却時代的背景不能保存他的生命，沒有偉大的理想怠慢的作家結局必歸於傾覆。那麼二十世紀永遠存在的大作家必能證明我的主張。還有許多的作家容易得的毛病，就是容易患理智的菌毒。這點俄意法等國的未來派畫家未必能免。我們的藝術不可不建在情緒界的中央，理智的分子結局是他的污點。

我們的新藝術對於一般民衆有什麼關係？我們的作品固拒絕任何階級作娛樂品，宣傳文，吊慰詞；同時我相信沒有人會離開人羣，我們的創作怎麼能於人羣無關？我們的創作是不早會從非環境迸出？那麼我們的創作雖然超越一切，確實是作者對於自己理想向一般民衆所發的突擊攻陣的命令！他任何的神魔，我們確實只能承認他是人性的擴大。人類在自然界大宇宙裏確是小於微菌細胞，所以偉大的作家在這細菌生活裏面不忍把他的作品局限得無氣無力，所以把人性無窮擴大，他才能在大宇宙裏面揚眉吐氣。他的作品所以超越一切的緣故，正是他不肯定現在，不附和現在，引導民衆更向理想進行的證明。那麼這種東西怎能同民衆無關？民衆怎能缺少這種優秀卓絕的指導？卓絕的藝術確是民衆的指導者。新藝術雖處於指導者的地位，我確實從根本上反對一切功利主義者的侵入，並反對把藝術當作說教的

東西，勸善懲惡，以及一切佛偈，淺薄的人道主義的宣傳。那麼作者雖立於超越的地位，他的作品對於民衆常是生命的泉源。惟有藝術確實可使我們的民族長生不老；惟有藝術可給民族勇往強固的意氣，確實可使死者甦生。爲什麼？因爲藝術是意氣情緒的函養者，常時教我們非此不辦，他最忌惡的是因循苟且，他最喜的是整頓清潔。這些教訓確是青年民族惟一的訓練。如果我們民族沒有偉大的藝術教訓，那種民族必至衰滅，推原安南緬甸朝鮮所以滅亡不復的緣故，確實因爲那種民族都未曾偉大的藝術的訓練。至今中國人往往把他當作消遣品看，確實未曾想像藝術對於民族人生有如是重要性。不但於民族的存亡上有決定的要素，即於個人日常生活上實有支配性。爲什麼？深受藝術的人們斷不肯過因循乾燥粗惡的生活，他的舉動的必明瞭熱烈誠實有力，他爲人必溫愛可親。這些要素都是組織文化——真實的文化——所不可缺的。就日常生活而講，他們的衣服裝飾食用住宅必精微的講求，他必住在情味裏面。所以那種社會才有生氣。在中國以前的社會覺得太講求衣服裝飾食用住宅，近於奢侈柔弱，並不是模範的士大夫所應當做的。所以他們以布衣粗食爲美風。那是因中國古來務必壓制情慾以淡泊清高正方爲尚的緣故；人民的情慾失却指導。所以現在的社會流

於濁惡 國家奄然不振 確實因爲人民一般失却生命，民族所以頓呈老衰的現象。我說講求衣食住宅，固是有一流人們出於誇示自己的富貴，其實是我們生活的死活問題，愛美心和好善心求真心一樣同是我們的美德，也是我們的本能。把我們的身體及周圍裝飾得精美確實同我們的德行不可不方正同有同等的重量，出於絕對的命令！我們非此不生！我想再沒有比自己把自己放進精美講求的空氣裏面更重要的行爲；最不可救的人們莫過於在臭腐污穢裏面偷生！這是最大的惡罪！罪大莫過於殺父，然一時情不能制，失却理性的判斷，究有可同情的地方；至於怡然一生世可以自己把自己放在污穢裏面絕不振拔的人確實可滅，對於這種人絲毫沒有同情的餘地。這種人也絕不會有什麼文明的事業。即使我們不去滅他，早晚必歸於覆亡；因爲他早成了死尸，所以沒有要求生的權利。愛美心在我們生活既如是重要，愛美心的指導者的藝術在我們日常生活上應有何等的重要！藝術雖不是可穿可吃的物質，他的重要性確實遠過於穿吃。水旱之災使人們暫時作餓殍；然一國之中五十年內無大藝術家，此國必至百年以上的衰微滅亡。由此點講我中國在何等危險的地方，藝術的運動應有何等的緊要！這確是我們明日必須的運動！

那麼我們的運動具體的辦法是什麼？我們應當取的緊要行動：第一藝術綜合大學的創

立，第二作家的補助。

我絕對不主張藝術是一種學問智識，可以隨便在大學裏面學的教的。我所主張的藝術全然是天才；能者自能，知者自知；我們確不能使不知者知，不能者能。我爲什麼主張那淺薄矛盾的的大學？因爲我相信學校是我們運動的根本；灌注民衆以藝術熱愛唯一的捷徑；啓導大天才直接或間接唯一的辦法；增高國民水平線唯一的方針。我並不主張學校萬能，我想集合許多天才作家在一塊行動比散在各處有效。爲什麼主張綜合？文藝音樂繪畫彫刻的表現方法雖各獨立，根本既都在情味力上立足，所以都有融通性。我並不說他們可由一種方法理想統一，他們各自互相間的關係確實非常大。好像現在的未來派的畫家全然取旋律的表現；文藝的趨向又同未來派音樂一致；至於彫刻又同屬於未來派。所以此四種藝術俱有兄弟姊妹的血族關係，把他們綜合起來，使青年作家各能互相切磋了解，確實於將來的藝術有非常的影響。我們的藝術確實從此一新。至於學校教育的方針又不可取統一的辦法，不可不絕對尊重個性。我們只可以從極善的辦法去保護天才，絕不可有摧殘天才的任何形跡。我們因此反對一切學究式的 (Academic) 分子及此等的傾向。全然是自由的，天才的。所以不得不竭力把一切學究式的自然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惡魔派，象徵派，未來派等人造的惡名從

有的天才上足啓導。

怎麼是作家的補助？諸君，現在青年有爲的作家在什麼狀態！他們爲着吃飯的末節在什麼悲慘的狀態？可憐，他們心懷無價之寶，爲飢寒所驅去向書賈乞憐！可憐他們苦心的創作被書賈皺眉一瞧，笑道：可惜不合時宜。他們不得不垂頭喪氣悄然好像影子一般的回家。即使僥倖一售，什金玉也同瓦礫一般十個一文，千字一元；通篇一算究竟值不到十元。書賈將錢好比肉骨頭一丟，可憐的作家，人民的指導者反尊重得比什麼救星一般！諸君！世上什麼事最不合理？我想莫過於把精神的產物當作貨物的商品買賣！那麼他們吃虧是應當的。所以我想無論何國何時如果有良心的政府執政者必不能坐視這種絕對不祥的事件；他們既不惜國庫與學校，注重國民教育；必不惜國庫供養他們的有爲的青年作家。所以我們的運動非達到救濟我們所最敬崇的作家永登生活的彼岸不可！他們才能有真正的創作；他們不必苟合時宜；他們不必昧着良心做些空洞冗長沒生命沒價值的，墨汁未乾即時消滅的，臭腐糜爛的文戲。他才能實心指導，國民才能有強烈的燈火。那麼具體的辦法是怎麼的？我們不可不組織作家院，凡有獨創的藝術作家，由公共或個人的推薦，或自己投入，經院員確認他的作品有豐富強偉瀟灑獨特的內容的東西，不問長短大小，一律給他生活所必須的限度的費用。

受此費的一年不必有一定的作品，可以任意就職。他的作品提出後，歸政府出版印刷複製；政府用最善的印刷，實費發給一般賞鑑者，學校，圖書館。如是不但作家無衣食之憂；一般人民能以極少的費用，賞鑑極豐富的藝術作品，得着極大的指導。但是這種制度的毛病容易受政府政黨或私人或少數的人們的操縱，結果弄得國民思想衰疲懦弱。我們不能因此什麼不幹，所以我主張作家院完全獨立，反對裏面一切的派別；院員不能互相命令，全然不是作家補助的機關。我並不說受補助的作家盡是優秀，也許偉大的真作家受僞作家的排斥，終生仍在困苦中。世界決不會有絕對完善的制度，我們不可不由經驗的教訓，逐漸改良，務必至於完善，達到本來的目的。至於因爲不完善，不去做；那有這種話？我們只能逐做逐好，並不能一做便好。試由好的一方面看，以後的藝術應如何的勃興！我中華民國應受何等的影響？世界各國應受如何的反動？諸君，我們如果照着豫定的方針去奮鬥，我相信五十年後世界文化的中心在亞細亞大陸！

民國十四年外月 日作。

一席話

品青

蹣地板聲，摔椅子聲，拍棹子聲，又攪和些嘈雜的人聲，忽然從財政總長私宅的大客廳裏發出來驚得總長宅裏的衛兵，門房，跟班，

以及老媽子之類全都跑來，圍着客廳看。夜的沉寂被打破了。

一個禿頂而且生來曲背的老門房看出這是大學代表們候總長候的不耐煩，略略示一示威，馬上把他的兩眼提進客廳門內，站在一個正在發怒的代表面前說「我已經打電話找過總長好幾次了，先前總長在吳總長宅裏開會，不煩請他，此刻據說已經吳宅出來不曉得又往那裏去了。」豈有此理！我們下午六點就到這裏來，現在眼看十一點過了，簡直理也不理，太輕看我們了！總長辦金佛郎案，私吃了四百萬塊錢。誰不知道？今天非見他不可，他不回來我們就住在這裏等他，幾時回來幾時見。如果再不見我們，明天就派代表找張作霖，找馮玉祥告發他貪賊賣國之罪……！」代表們你一句我一句把老門房罵的說了一連串的「是」，又去打電話找總長去了。其他的下人們也都似乎明白了方才駭人的聲音所以發生之故，大約不至於有甚麼大不得了的禍事，所以漫漫的散開了。

我也是代表之一。從廁所回來，下人們已把客廳門堵嚴，我只得等到開罷了才進去。一隔一會非這樣的大鬧一陣使他合家不太平不可。不然，他把我放在涼簾子上，不管了。」我帶笑對大家這樣一說，就又去看我從總長的門房借來的一張羣強報。大家談話的情況也和未鬧之前一樣了。

一個說「今天真糟！回到家只怕要在夜兩點以後了。向老先生回去遲，還不要緊，反正是老夫老妻了，像劉先生那樣年輕的人，晚上回家遲，那真難受呵！」又一個說「你那裏知道向老先生的底細，他上月新娶的太太，年紀才十六，聽說還讀過書，真是二八佳人。此時只怕向太太已在家暗暗罵起來了吧。也許幫我們罵李總長這個不識人情的東西，不快快來見我們，教我們半夜三更，回不到家」說笑了大家，他很得意地轉過臉來問另一個，說，「許先生，寶眷在京不在？」「在的，」幾位太太？「一兩個。但是一個算我家的，一個算舅父家的。他們不分大小，將來那個生下的兒子就承繼那家的物業。我本來姓張前年改為姓許，是從舅家的姓。日後還可以歸宗。這種辦法在敵處叫做「兩頭大」，很通行，並不希奇。」「有趣，有趣。敵處只有給伯父，叔父過繼，娶兩個太太，叫「兩頭大」，貴處還有給舅父過繼而叫兩頭大的。」又一個插嘴說「使得，使得！法律上原有要「愛繼」這一項，這就是說，由沒有兒子的人隨意選一個心愛的後輩，承繼他的物業。被選人不一定是本家，外甥也行。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姑母要給我再找一個娶到她家，然而我知道這樣辦下去，她的承繼的資格的本家必然大嫉妬我，萬一因嫉妬而生了殺害我的心，那很合算，所以我——」

話說到這裏，曲背的門戶進來說「總長派陳秘書代見。」大家的奮鬥的精神，也可以說是鬧的精神，趁又振作起來了。有的說「討厭！討厭！小滑頭，我們不和他交涉。」有的說「他既然要來，我們就趕緊準備對付他的話吧，」「簡單的說，他今天總得有具體的答覆。每校分配金款的數目及發款的日期，今天都要決定」常常發言的一個代表提出這話，得了全體同意之後，所謂陳秘書者，已到客廳門前。陳說。「對不起，又勞諸位在這兒等了好久。」

「實在太對不起了！我們在這兒坐了五六個鐘頭，簡直沒人過問。來一次不能見，兩次不能見，三次五次，十次八次，終究不能見！往財政部找縣長，說是兩個多月不到部，來這專找總長，又說是不在家。他到底天天幹些甚麼玩意？他作的是甚麼總長？」一個代表說。

「兩頭大」的那個代表也插嘴了，他說，「你看，章總長又是名流，學問又好，品格又高，去一次，見一次，連一點架子也沒有。李總長憑甚麼擺樣這的臭架子？我們都是辛辛苦苦替國家辦教育的，他竟這樣漫待我們！真是「豈一有此理！」

他這話使我想起一件事：在司法部的大客廳裏，代表們分坐成兩行，一個「風韻猶存」的總長坐在一端。代表未述完來意總長就攔住說「諸君的意思和兄弟的意思十二分相同。明日閣議席上定為諸君幫

忙。不過兄弟有幾句話要借着這個機會對諸君說一說現在名義上兄弟是兼任教育總長實際上兄弟並未到部——不到部，在閣議席上一樣可以對諸君的忙不到部的原因，是怕不能痛快的實行兄弟的改革教育計劃。兄弟打算實行嚴格考試制度，無論國立，私立的大學學生同樣可以受試。成績好的獎勵，成績不好取消。在兄弟的眼裏不分甚麼國立私立，實際，國立大學不過是白糟蹋些國家的錢罷。這計劃兄弟早想實行，無奈國立大學裏有幾個惰性太大，只想維持現狀的教授，罵兄弟的動機不好，竭力從中破壞。五七紀念，學生們到我裏鬧，表面上說是為了愛國，骨子裏實在就是那般教授利用學生不願考試的「理，慫恿他們鬧的，諸君對於兄弟的這種計劃，有甚麼意見？」

「當然贊成！當然贊成！」六七個代表搶着說。「章總長的種種主張是我們索來所最佩服的，從雜誌報章上我們已經看到不少了。」一個代表，又補充一句，以示其欽仰總長之至意。

總長總算乖覺，進問代表們，「辦學的人意見往往與學生的意見相衝突，諸君即使贊成我的主張，學生要起來反對了怎麼辦呢？」代表們有點窘了，幸虧一個平常不肯說話的代表答說「大凡反對的都是壞學生，好學生一定不會不贊成的。」在那時候我却想起禰衡罵曹這齣戲裏的一場，曹操在大宴羣臣的席上，被

禰衡罵一頓，自己覺得臉上磨不開，所以等禰衡下去之後，問羣臣，「方才禰衡罵老夫是一個奸臣，老夫到底是奸臣呀，是忠臣呢？」「丞相是一個大大的忠臣。」曹操聽羣臣們異口同聲的稱贊，便說「照呀！」

這種情景在我的腦子裏很快的一現，又藏起了。我於是又注意聽陳秘書的話，只聽他說「章總長人品好，學問好，五月七日學生還搗毀他家，李總長又學問好，又不是名流，諸君今天來這裏拍桌子，摔椅子，大鬧一通也算不得過分，不過我們總要就事實上說，不必動氣。說句老實話，大家嚷着要分金佛郎餘額，那知金款大部分早已被軍閥們拿去了，分到各校跟前只賸下根猪尾巴，諸君不過噉猪尾巴吧聊以解解饑而已。」一頓毒罵大家反哄然大笑了，陳知代表們怒氣已銷，趁勢把聲音變低，裝作貼近的神氣對大家說「總長已經說過，本星期六，一準把這事提出開議，數目和五大學一樣，至于發款日期，俟開議決定了數目了再說。」「好吧！吧！今天的事就這樣解決吧，以後的事還請陳秘書費心！」領袖代表一邊握住陳的手不住的一上一下，一邊這樣說：「再見！再見！」秘書說着先走開，代表們又在討論汽車不夠坐應該再叫幾輛的問題。會，汽車來齊了，「都，都，都。」幾聲便穿過濃密的夜氣把各代表送回各自的家了。

鄉談

凱明先生：

我很相信曲線進行的原則，因曲線是代表二面相虧相補的現象，換句話說：就是你有這麼新，我就有那麼舊相反對你；「阿拉寧波」，自然也不能例外。說來確有許多氣死人的笑話。

「阿拉寧波」人是頂怕「赤化」，「共產」這些名詞，正如前十年怕革命黨一樣。他們有時對於關帝也會出驚，因為他的面孔是「赤」化！可是現在一般新進年少，偏會不爭氣而歡喜談社會科學，主張級革命，他們出了什麼火曜，火星等週刊，偏偏要象徵「赤」字，而大加抨擊黑暗的縉紳先生們。（又如他們的署名，什麼朱同火，赤楓等，都足以嚇死縉紳先生而有餘。）因為他們常常用「帝國主義」的字樣，於是連語絲也連累了。縉紳先生們于可惡小子猖獗之餘，遂指揮他們所開的書坊，不許販賣關於這些的刊物及書籍。可巧語絲的第三十五期，開頭一篇就是申府的帝國主義等，於是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說：「這也不是好東西，」自然把牠也列入「禁書」之例。怨煞我不能買到第三十五期以後的語絲，真是氣死！

烈提倡抵制仇貨之下，甯波也應該有這麼一回事。然而到現在他們覺得這青年學子的愛國行為，做得過分了；他們已經叫官大人三令五申的禁止學生查貨。然而我想，這也不只「阿拉寧波」是如此，凡是王化以內的中國，都是這樣吧！

還有，「阿拉寧波」究竟不錯呀！前幾天風潮，竟會鬧得與北京女師大一樣開心。她們的校長先生施竹晨，（大約自我曉得，他已經是女師校長，）也用起章士釗叫軍警強迫學生離校的手段。天下真會有這樣希奇的事，戲法人人會變，竟連巧妙也會相同。據說（據寧波大概的人說）施先生辦學極好的成績，是頑固持重，是養成賢妻良母主義，他這位老先生的道德究竟不錯呀！我想，在這種「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時候，有這樣一個人物，「阿拉寧波」究竟不錯呀！

目下「阿拉寧波」有兩種出版物。一種是愛國青年，牠的目的一方是指導或激勵青年的愛國思想，一方是反對有階級意識的革命，牠對於「帝國主義」的名詞，也敬而不敢用，恐怕是染上顏色的緣故。現在又出來了一種大風、先生大約已竟看到過，牠雖是白色象徵的雪花社出版，然而牠正繼火曜星停版之後，至少被一部人懷疑咧！我希望不要喊出「帝國主義」的字樣，否則又要列在禁書略！哈哈！阿彌陀佛。九月三日桑洛卿，南京寄。

洛卿先生；

你這封信很使我高興，因為我們寧紹是親同鄉，向來是穿「合脚褲」(Kihoiak hoo)的，即如秋瑾事件，也虧得我們的巨紳湯張諸公的合作，纔有那樣的成績哪。現在因了你這封信，不特使我知道甯波的情形，且併足以推見紹興現在是什麼樣子，因為 Ngarla Zauhsing 決不會比貴處有什麼遜色的。只可惜我有十年不在那裏了，那些半個師爺半個錢店官的言行久已沒有領教，但我相信自然還是那樣。不曉得是否爲了「帝國主義等」的緣故，是否確已「Nanneh Ngar cing Yir waan oin」——這一句是土話，好在現在大家歡迎方言文學，我就不譯做普通話了，只忠實地拼了音，因爲有三四個字是沒有漢字可寫的，——總之語絲似乎也沒有什麼消路；雖然據我想來這或者因爲牠像那三個日字的晶報，是專講「嚙對會」的油話而無益于人心的緣故吧。起初我自己當然是不相信，但是有啥些名人都是這樣說著呢，我怕那是一定不大會怎麼錯的，而且我的確也有點想做太陽曬屁股賦的意思起來了。其實晶報有什麼不好，牠是文章遊戲，豈有此理這一派的支流，也是滑稽文學的一種，倘若牠的趣味再醇化一些，然而即使是現在那樣子，也不能說是

頂壞，倘若與有些東西如公言報們相比。真的，我想著手寫高尚的太陽曬屁股賦，使那歡喜以頭比屁股的敵鄉親看了著實吃驚，益增其斯文將喪之懼。講到這裏，我想表一表兩位我所佩服的人：一位是江姓紹原名，一位是疑古玄同，分不出什麼姓名。Thansen (第一個字從他從心，第二個是們字，因印刷局照例沒有那從他從心之字，爲省得新刻——又刻得不好看——起見，故以羅馬字拼音代之，例與上文之拚土話有異，)所寫仿近人體罵章川島及廢話的廢話皆值得稱贊，因爲那兩篇的文體的活潑是大家有目共見的；我真想創第三派的文體，造成三角聯盟，嚇那些作不通古文的縉紳先生一下子。只可惜江君近來還沒有續罵，疑古君的廢話的廢話久已說過，而廢話本身未曾出現，未免有珊瑚來遲之感焉耳。

大風承雪花社見寄一分，已見到了。我最喜歡那篇子良君的阿拉大寧波歌，但是文詞有趣，那種自己打罵的精神也是很好的。我覺得自己也是愛故鄉或故國的一個人，因爲我最明白併且痛恨故鄉的壞處。雪花社的張君給我的信裏說，「故鄉雖然太不爭氣，但這只是外面浮萍，先生就看了面子上的綠悠悠，却不曾記得浮萍之下原有軟軟的流水」。流水我是記得一

無寧說是直覺地感到牠在那裏的，但所見的總只是綠悠悠，真令人生氣；倘若不想到底下應有軟軟的流水，以爲綠悠悠是當然，那就沒有什麼不平了。明末王季重說，「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話是說的很痛快，事實却怎樣？我想這只能這樣說，上一句是說秦以前，下一句是說秦以後的情形，——非字自然是衍文。據說小康王泥馬渡江以後聽到紹興這個地名，龍顏大悅，以爲是好兆頭：我聽了很是不快，連這個地名都有點厭惡起來了。越中的山水是好的，人物實在不大高明，有時候把山水也帶累了。趙益甫之謙即李蕓客所稱的「吾鄉妄人」，是現代的徐文長，他有許多傳說的逸事，聽說有一回給人畫一把扇子，畫的是上好山水，仔細看時，山頭上有一個人蹲著，在那里出籐黃的恭；這可以算作越中人的象徵。這或者並不限于一地，我總覺得昔日報仇雪恥之鄉現在儘是一副卿曲相，小家子相，俗相。古人有言，別者都可醫治，只有俗不可醫，我們有什麼法想？教育我以為也是沒有什麼用的，因爲在那些地方非是頑固持重的「教育家」不能立足，別的便有赤化之嫌疑。阿，我真不知道怎麼好。或者且變做一個京兆人試試罷，至少也可以得一點較大的言論自由，即使沒有別的好處。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豈明。